

好莱坞一线影星伊桑·霍克的言情力作

〔美〕伊桑·霍克 著

Ethan Hawke

# 圣灰星期三

ASH WEDNESDAY

李康勤 译



上海译文出版社



〔美〕伊桑·霍克 著

Ethan Hawke

# 圣灰星期三

ASH WEDNESDAY

李康勤 译



上海译文出版社

**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**

圣灰星期三/(美)霍克著;李康勤译. —上海:上海译文出版社,2006.12

ISBN 7-5327-4072-2

I. 圣... II. ①霍... ②李... III. 长篇小说—美国—现代 IV. I7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6)第 074290 号

**ETHAN HAWKE  
ASH WEDNESDAY**

Copyright © 2002 by Ethan Hawke  
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© 2006 by Shanghai  
Translation Publishing House. Published by  
arrangement with Arts & Licensing International Inc.  
**ALL RIGHTS RESERVED**

图字:09-2004-172 号

本书中文简体字专有出版权  
归本社独家所有,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连载、摘编或复制

**圣灰星期三**  
〔美〕伊桑·霍克 著  
李康勤 译

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 
译文出版社出版、发行  
网址: [www.yiwen.com.cn](http://www.yiwen.com.cn)  
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[www.ewen.cc](http://www.ewen.cc)  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 
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开本 890 × 1240 1/32 印张 7.5 插页 2 字数 165,000  
2006 年 12 月第 1 版 2006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 
印数:0,001—6,000 册  
ISBN 7-5327-4072-2/I·2284  
定价:18.00 元

如有质量问题,请与承印厂质量科联系。T:021-56135113

献给卡露娜

“死了以后,让我们好好生活。”

——滚石乐队

## 圣灰星期三<sup>①</sup>

---

① 基督教四旬斋或称大斋节的第一天,复活节前的第七个星期三,该日有用灰抹额头以示忏悔之俗。——译者注,下同。

## 介绍詹姆斯·哈特索克

我开着一九六九年款的雪佛兰新星 370, 四缸, 大号轮胎, 双排气管。开这车够爽。我把消音器拿掉了, 声音大得像部哈雷<sup>①</sup>。大家都喜欢这样。我瞅着后视镜里的自己。我总爱这么做。凡是能反射的东西, 我都要朝里瞅瞅。这不是什么好习惯, 我自己也不喜欢, 但就是不自觉地要瞅。我他妈的没用极了。想到这, 我就恶心。许多时候, 我往镜子里看, 都是在确认自己是否还是我自己, 或是已经变成期望已久的墨西哥土匪那样的人。我蓄起了小胡子。许多蓄了小胡子的家伙看上去都像基佬<sup>②</sup>, 但我不像。我老是去碰它, 一直在碰。我甚至不知道自己这会儿为什么要跟你讲这些话。我就是不停地往镜子里看自己, 我真不想看。看自己没什么乐趣可言。

我握着方向盘的手已经冻僵了。二月份的奥尔巴尼<sup>③</sup>像块肮脏乌黑的冰板。广播里的女播音员报了时间和气温: 八点四十二分, 华氏二十三度。十五小时之前, 克里丝蒂和我分手了。此刻的我心乱如麻。我身上穿着军装, 最正式的那套。看上去像那么回事儿。军装总让你觉得自己是个人物, 做什么事情好像都有了目的, 就算你实际上无所事事。你觉得自己特别起来, 和过去不一样了。你不再是个普通人, 不再是平民, 你是个有头有脸的人了。但说到底, 这职业就是个幌子, 就是拿来唬人的。

我的故事是这样的。

我的差事真他妈的奇怪。我的上司是个没有理智的混账中尉,开起车来像个疯子。这本该是他的差事:去通知某个女人她丈夫被人开枪打死了。死了的二等兵名叫凯文·安德森,是前天晚上在天堂酒吧的外面被人打死的。“天堂”是个黑人喜欢去的酒吧。他们打架或许是因为毒品,又或者他妈的就是打打闹闹而已。我压根儿不认识这个人。

不用说,我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。我没怎么睡过觉,一夜都在用脱氧麻黄碱<sup>①</sup>。和克里丝蒂分手是个超大的错误,在走开的那一刻我就意识到了。

部队是一个非常弱智的地方,弱智到你都难以想象。我那个中尉有时候把我和战友差到城里去,就在那些停车场值勤,美其名曰:保卫阵地。我参军是因为我想让自己变得有点用处。我也进过大学,在肯塔基州,学了两年,就自己滚蛋了。花了一把银子就为了喝酒和感染性病,谁愿意啊。我父亲曾经在部队里待过,我小时候就爱画机关枪、打打杀杀的士兵啦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。所以我想,我应该进部队。在我看来,这就是宿命,这的确是我的宿命,但宿命并不总代表对你有好处的事情。

我想象着,或许有一天,在“奶品皇后”<sup>⑤</sup>里,某个变态狂突然抽出一支自动步枪,对着人群扫射,那我将充分显露出我的个人英

---

① 著名的美国摩托车品牌。

② 指同性恋者。

③ 美国纽约州首府。

④ 一种中枢兴奋剂。

⑤ 美国冰淇淋连锁店,由于创始人麦卡洛先生喜欢把母牛称作“乳品行业的皇后”,冰淇淋店因此而得名。现已发展成连锁快餐店。

雄气概,把他彻底制伏。世上的人实在太多,想让自己与众不同并不容易。十二岁的时候,我曾做过一个特别牛的弹弓,扳机可以藏在树里。这恐怕是我一生中做的最酷的事情了。

此刻,关于我自己,唯一有趣、唯一值得一提的就是我的车了。它真是酷毙了:银色车身,正中间有黑色的粗条纹。我的身边从来不缺女孩子。

我正驾车穿越奥尔巴尼城的北面,目的地是个更加阴冷的地方——安德森那小子的家:霍索恩路 2376 号 B 室。副驾驶座上的文件夹里是他的资料。街道都结了冰,街边堆着脏兮兮的残雪。他家并不难找,我一下就找到了。是一幢又老又大的公寓楼,里面分成八套公寓。这个街区的房子都是一个样式。曾几何时,这儿也算是城里风光的房子——大约是八万亿年之前吧。

安德森家的车道边有棵巨大无比的无花果树,光秃秃的,没有树叶。我把新星停在了下面,自己还坐在车里。树是个好东西。我父亲是个伐木工人。他的工作是植树造林和修剪树木。有时候,他会爬上一百八十英尺高的树,身上系着绳索,手里拿着开动着链锯。嗡嗡声中,坏了、病了的树枝应声掉落。我爱父亲。我真想让你们感受一下那时的情景:父亲爬上了一棵巨大无比的枫树,时而自吟自唱,时而对着大树低语。我当时才八岁,总是抬着脑袋望着他。你还能听见他冲着下面嚷嚷:“吉米,等你十三岁了,过来和我过,我俩一定会有很多乐子。我他妈的向你保证!”

如果你真能感受到那一刻我的心情,你一定会明白我为什么是现在的我。那些夏天,我和父亲一同度过,协助他的同事们在地上砍伐、清扫。我就这样成了自然小专家。我面前的这棵无花果树差不多有两百年的树龄了。哪怕在我死了以后,它也会一直在

霍索恩路上,除非哪个傻瓜把它砍了。我也说不清楚原因,但想到这个,我就感觉不错。

我摸了摸鼻子,确认它没有流血。四个小时前,我还在和哥们托尼、埃里克、埃德嗑粉。我本来不想嗑的,但他们已经在分了,而且我也说了,我刚刚和克里丝蒂分手——也他妈的管不了那么多了——然后,我和他们侃了九个小时的帕特里克·尤因、约翰·斯塔克斯,还有其他纽约尼克斯篮球队的成员。托尼、埃里克、埃德是一帮傻蛋,但我总和他们混在一起。想到自己跟他们是一路货色,我心里就难受。“不想和别人混在一起的时候,最好一个人待着。”父亲常常这样说,但我从来不听别人的意见。我这样说不是出于骄傲。其实,听听别人的意见未必是坏事。

我根本不想下车。我那中尉是个混账东西。一想到他,我就气得浑身发抖。

现在才刚刚早上八点半,我已经在执行该死的任务了。当兵吧。九点之前,我们就比别人做得多了。电视上的征兵广告不总是这样说吗?

我也一直在犹豫,要不要去当兵,但最后是那部电影《壮志凌云》让我下了决心。汤姆·克鲁斯在他的“忍者<sup>①</sup>”上操那个女孩。真他妈的爽透了。那就是我。我现在知道这种想法很白痴,但那天我从黑黢黢的电影院里走出来,去停车场取车时,八月里灼人的阳光正劈射而下。那电影让人觉得当兵仿佛是上帝的旨意。

不消说,我不是天才,也不是精英,根本当不了汤姆·克鲁斯

---

<sup>①</sup> 电影《壮志凌云》里汤姆·克鲁斯骑的摩托车。

那么牛的飞行员。吸吸白粉就是我做过的最刺激的事了。一开始,我也曾壮志凌云过,想当特种兵,想进陆军空降师,最后去FBI<sup>①</sup>。现在,我已信心全无。和克里丝蒂在一起的日子是我生命中最美好的时光。我想她。我真希望自己从没遇见她。我真想死了算了,那样我就再不会让她失望,让她受伤了。

“你要离开我了,是吗?”克里丝蒂问。

她在医院工作。当时我们坐在医院七楼的餐厅里谈分手。两个人都穿着制服。她穿着那套护士服,蓝色衬衫,蓝色外套,胸前还别了个写着“义工”的小牌子。而我穿着套军服正装。她坐在那张小小的红色金属椅子上,修长的身材和椅子的尺寸很不相称。她的皮肤微微透明,戴了副有着龟甲色镜框和椭圆镜片的眼镜,灰色的大眼睛焦虑地藏在后面。老天,我不想伤害她。

“好啦,吉米<sup>②</sup>。你要离开我了,是不是?”她又问了一遍。

“是的。”我说。

“你真让我恶心,”她的声音变轻了。“我老早就听说过这种感觉,但从来没有感觉过。感觉糟透了。”她的眼神空落落的,仿佛已经过了两年。

我们好了大约十八个月。不知为什么,他妈的她是真的爱上了我。

“你就回到那帮白痴朋友身边去吧,告诉他们我们是怎么分手的,告诉他们我有多神经质。他们会高兴的,因为你又可以和他们一起鬼混,一起喝酒了,然后他们会说我是个疯婊子,说那些狗

---

① 美国联邦调查局。

② 詹姆斯的昵称。

屁话。他们根本不懂你，他们也不在乎你。但我懂，我在乎。我全心全意地爱你。如果世上还有什么人比我还爱你，那就记着吧，你什么都别做，就随他们的便吧。”她突然哽咽着发出一声短促的大笑。“从来没有人让我这样失望，只有你。”没有吻别，她只是再次对着我高傲地空笑了一下，转过身，往走廊那头走去。黑色的皮鞋踩在医院光洁的地板上，铿锵有力。

附近的房子里走出一家人，他们走在霍索恩路上，衣冠整齐。大人们穿着西装，孩子们也配上了相称而可爱的小套装。他们这是要去教堂，兴致高昂。我喜欢他们。喜欢上陌生人总是容易些，而喜欢熟悉的人却很难。我肯定也喜欢安德森一家。老天，我也不想凯文死。

衣阿华大学，我的中尉上的是衣阿华大学。就这么回事。谁都能上衣阿华大学。这也是他的正经事儿。

迅速地，我钻出了车，关上车门。我可以感到那声冷酷的金属碰撞声。此刻，我的身体脆弱无力，仿佛只要什么重物触碰到了我的手指，整个手都会粉碎消失。我昏昏欲睡。感觉仿佛有一只大狼蛛<sup>①</sup>要从鼻子里爬出来。不嗑药的时候，我对外物的感觉就会不一样。就像爬树的孩子，和树枝关联着，而树又和吹拂过的微风关联着，而那微风又反过来和我关联着。如果有人问我信不信上帝，我会摇摇头，告诉他我根本不在乎。但事实是，我在乎。我就是不知道该怎么表达自己。

安德森家的前院像撒旦的老巢，结了厚厚的冰的老巢。有的

---

① 一种南欧的巨大毛蜘蛛，曾误以为被其咬后会引起毒蜘蛛舞蹈症。

地方，雪曾经化过，但很快又结起了薄冰。杂草却不顾一切地从冰下钻了出来。我甚至听见了埃德那讨厌的笑声像是卡了壳的 CD，他在嘲笑我。他这个蠢蛋。走在车道上，我又摸了摸鼻子，确定它不流血。几个星期后就是下次的吸毒检查<sup>①</sup>，我大概有麻烦了。我总是这样，拖到最后一刻。但我不断告诉自己别担心，时间还有的是。

车道上堆满了绿色垃圾袋。我怀疑是不是卫生部门罢工了，要么就是凯文倒霉，碰上这垃圾日。我不想进他家。他家的门廊上堆满了破旧的玩具，有塑料轮胎全部破了的大轮车，还有做着奇怪怪动作的动画玩偶，它们的大腿都被扳到了肩膀上或后背上。如今，这些可怜的玩具大半部分都被埋在了冰雪里。

他家的门廊是木制的，但早已腐烂，大约已经腐烂了三十年。门口结了半英寸的冰。肯定会有人滑跤，然后把脑袋跌个稀巴烂。凯文为什么不把前门的雪好好扫一扫？显然，他不是个特别聪明的士兵。这一点，我早该料到，要不他也不会这样死掉。

我还是不懂自己为什么要到这里来，通知他的死讯？太深奥，太荒谬了。

最近，我常常哭泣，哭得停不下来。确切地说是流泪，真的。我什么也不是，从来没有为自己自豪过，想到这，我就觉得被什么人扇了一记耳光。我会在蓝色日出酒吧里像往常一样和人说笑、喝酒、抽大麻，胡侃船啊，车啊，枪啊，婊子啊，或眼下最酷的话题。然后，我就去洗手间，坐在马桶上放声大哭。我想一个人待着，但

---

<sup>①</sup> 美国的部队定期给士兵做毒瘾检测，以掌握士兵们是否沾染毒品的情况。但许多士兵仍然吸毒，只要在检查前一段时间内不吸，就检查不出来。

我他妈的又不顾一切地抓住任何扎堆的机会。

我的胸口有一个空洞。我甚至能听到它发出的声音。有时候,我想大概我饿了,或是我得去拉屎,或者我得和人做爱,或抽一支香烟,又或者我应该连饮五杯烈酒,这样,那个洞就被我填满了。但是,即使我什么都做了,这个凄凉的空洞都永远在我的胸腔里:就在胃的上方,心脏的下面。

我要是坐着不动,深深地吸一口长气,我可以抓住它,甚至触摸到它——几乎可以。但每当这时候,我又会恐惧万分,像有什么巨大的谎言要被揭穿一样。

老天,我不要变,我想。我就是不要。

去听收音机,去看电影,开车去伞降区域,从某架该死的飞机上跳下来。想干什么就干什么。就是别呆坐着。

我用冻僵了的手指关节敲外面的门,一股疼痛袭了上来。我在想,如果是耶稣基督来开门,我该怎么做。我父亲喜欢耶稣。他成天把耶稣挂在嘴边,叨念着无能的价值。

我再次确认了一下自己的形象,把外衣和裤子弄弄平整,用手捋了捋短发,又轻轻拍了拍唇上的小胡子,再次确认鼻子没有流血。冷风吹过单薄的人造纤维制服,冻得我牙齿直打寒战。我又敲了一下门,这次用的是拳头。屋里隐约传来卡通片的声音。我小时候,星期天电视里是不放卡通片的。

一位年纪很大的黑人妇女过来了,打开了里面的门,但外面的防盗门没开。下了这么大的雪,他们家却没有装风雪窗门。门口的欢迎门垫上写着“请滚开”。老妇人穿着深红色的长裙,外面罩着件紫色的软毛长大衣,脚上没有穿鞋,黑色长统袜的外面套了双暗灰色的羊毛袜。她很胖,但皮肤光滑健康。她的眼睛是淡棕色

的，眼白有点浅黄。老妇人身后的厨房里坐着两个孩子，男孩大概四岁了，女孩也到了可以自己吃饭的年龄。两个孩子正一边大嚼蜂蜜坚果脆谷乐<sup>①</sup>，一边看放在塑料桌布上的十六寸电视。

“什么事？”老妇人问。她的声音温柔圆润，很可能从前在教堂的唱诗班里唱过。

我什么也没说。

“谁啊？谁啊？”大孩子嚷嚷着。

“不是谁！”老妇人回嚷道，“吃你们的早饭，看你们的电视。”她转过身对着我，微笑。“如果您是来找凯文的，他不在家。”

“不，”我说。“我找他的妻子。是您吗？”

“不，亲爱的。我是他妈妈。坦格琳在楼上睡觉。如果没什么事的话，我不会去叫醒她的。”她依然微笑着，期待着我离开。

“噢，那没关系。我大概可以跟您说。”我其实根本没有想好要怎么说明，怎么开口。这本来就不是我的工作。

“好，那就进来吧，”她把防盗门打开了。“没事吧？”

“没有，当然没有。”我撒了谎，慌忙把安德森的材料藏起来。

“哦，但你气色不大好啊，亲爱的。”

“唔，没什么。我只是太冷了。”我再次摸了摸鼻子。没有流血。

“凯文没出什么事吧？你不是军事警察派来的人吧？”

“不是，不是，我不是军事警察。”我笑了，仿佛真的什么事情都没有。房间里的热气迎面扑来，让我觉得喘不过气来。我觉得自己要晕过去了。脑袋不断膨胀、变重，越来越重。

---

<sup>①</sup> 一种谷物早餐。

“那就意味着我们今天不用去教堂了,对吗?”小男孩抬起头,充满期待地问。

“什么就意味着什么啊?”老妇人转身问孩子。

“你不是说如果有人来照顾我们,我们就不用去教堂了吗?”他表达得非常清楚。

“这个人救不了你们。你们惟一的指望就是你们的爸爸,但看来今天他是不会准时来了。”她用手把孩子的头扭回电视的方向。“请坐,”她转身朝我说。把饭桌旁边一张椅子上的报纸拿开。

我在男孩的身边坐下。桌子上零散地放着福利彩票的票根。

“你叫什么名字?”我问男孩子。他抬头看着我。是个漂亮的男孩,平头,淡棕色的皮肤,眼睛又黑又大。

“哈珀。”他回答。

“这名字不错。”

“我知道。”他点点头。

“那么,你来我家做什么呢?”老妇人问我。她站在冰箱旁,手臂轻轻摩擦着大衣。厨房挺干净的。墙漆成了蓝色。厨房里的小玩意儿多了点,但总得来说房子收拾得比较干净。

“我以前也很讨厌去教堂。”我笑着说。

“那现在你就去了?”她不无讽刺地说。

“不,我还是不大去。事实上是从不去。但我愿意什么时候去一下。”在说这句话的那一刻,我真是在认真考虑去教堂了。

“你应该试一试。”她说。她是南方人,我在想她是怎么千里迢迢从南方搬到北方来的。“你为什么来我家呢,孩子?”她又问了一遍。她的口气里仅有些许的不耐烦。那个愚蠢低能的电视传

来的声响越来越大。我真不明白,孩子们怎么能如此沉浸在卡通片里,而不觉得它们愚蠢好笑。

“我能喝点东西吗?可以吗?”我摸了摸脸,问道。我的嘴总不大舒服。一吸粉,就会这样,不停地用牙咬口腔壁,仿佛要从里面把自己的脸咬下来。

“我们只有番茄汁,”她说,但没有动弹。

“番茄汁就可以。”

“你想喝番茄汁?”她充满怀疑地问,叫我不得不直视她的眼睛。

“如果您不介意的话。”

她打开冰箱,拿出一瓶番茄汁,倒在一只蓝色小杯子里,递给我。

“哈珀,带你妹妹到别的房间去。”

“为什么?”

他的祖母严厉地瞪了他一眼。

“那我们就不用去教堂了,对吗?”他轻轻地问。

“应该不用了。”

“好,好,好!”他欢呼起来,拿起自己和妹妹的碗,扔进水槽。“Hot-diggity, dog-diggity, boom whatcha do ta me<sup>①</sup>,”他对妹妹叫道,然后一把抓住她的手,拉她跑进另一个房间,口里还嚷嚷着不上教堂的好处。

“嗯,您看,是这样的,”孩子们走掉的一刹那,我便开口了,麻利地打开原本藏在腋下的文件。“您的儿子,二等兵凯文·安德

---

① Oscar Mayer 牌热狗的广告词,为了让孩子记住,采用朗朗上口的句式。